

求是堂文集

求是堂文集卷四

涇 胡承琪

儀禮釋官序

儀禮一經詳於節文度數而官名官制卽錯出其閒其稱謂糾紛猝不可理細繹之則分職聯事井然有條且中多侯國官制尤足補周禮所未及顧治此經者往往忽而不講則于行禮之人尙未能辨其等秩職掌而於禮之節文度數又何由以明吾家樸齋先生研覃經術著書滿家嘗刺取十七篇中所陳各官條舉件繫一準周禮爲差次明其所以分職聯事之意成書六卷又取左傳國語戴記諸

官名爲儀禮所未有而有合于周禮者別輯爲侯國官制
考二卷侯國職官表一卷總名曰儀禮釋官文孫竹邨出
以示余且屬爲序余讀之卒業歎其剖決昭晰考徵精詳
信治儀禮者斷不可少之書而訂譌補闕尤有功於注疏
如燕禮疏謂大樂正小樂正皆當天子樂師先生則謂大
樂正當天子大司樂小樂正當天子樂師案月令有樂正
又有樂師知樂正與樂師別注疏謂命樂師者輕於樂正
周禮樂師下大司樂一等蓋天子大司樂亦名樂正則諸
侯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明矣大射儀僕人注疏不明何
官而燕禮注云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祭僕

御僕皆同官疏引大射僕人正徒相大師云云謂大射別
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據此似以僕
人當天子大僕案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
云卜當爲僕聲之誤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彼注以
僕人爲太僕蓋天子大僕亦名僕人則諸侯僕人宜當天
子大僕但鄭注燕禮旣謂小臣兼大僕之職不應又以僕
人爲大僕故不若先生據春秋內外傳以僕人當周禮御
僕爲諦耳燕禮注以司宮爲小宰先生則謂司宮乃周禮
宮人而非小宰竝及襄九年左傳注疏解司宮爲內小臣
奄人之誤案昭五年左傳楚子曰若吾以韓起爲闕而以

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杜注云加宮刑是春秋時司宮
容有以奄人爲之者要不足以解儀禮之司宮則仍當以
先生之言爲是覲禮大史是右大史述命注謂讀王命書
先生據周禮大史職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
正其職案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而服虔注文十五年左右
傳以史佚爲成王大史正足爲大史讀命書之證玉藻孔
疏旣引此而反以大史是右爲攝行內史事故居右矣矣
他如覲禮嗇夫不見周禮以爲足補冬官之闕案聘禮管
人亦不見周禮鄭注以掌舍掌次幕人等當之又云古文
管作官考穆天子傳有官人陳牲官人設几與此經古文

正合則管人乃天子諸侯同有之官亦足補周官之闕士
禮有卜人先生謂大夫士有筮無卜以卜人爲公臣來
給事者又據玉藻卜人定龜謂諸侯無龜人以卜人掌之
案文十八年左傳鄭火使公孫登徙大龜杜注登開卜大
夫登掌開卜而使徙龜則諸侯卜人兼龜人于茲益信至
侯國官制考據叅大記虞人設階知諸侯有虞人案定八
年左傳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則是大夫亦有虞
人據左傳校人乘馬知諸侯有校人案孟子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則大夫亦有校人據內則卜士負之知諸侯掌卜
者爲士而桓六年左傳亦有卜士之職據檀弓闈人弗內

知大夫有闢人而昭七年左傳又有無字之闢凡此諸說皆不足發明先生之書而猶有言者欲以見服膺之至雖不及見先生而得與竹邨交知其濡染祖訓治經有家法方爲儀禮賈疏補正闢先生之緒蘊故就所見序之冀附先生書後竝以質竹邨云

儀禮古今文疏義自序

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又云鄭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是則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所謂古文者則前書藝文志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六藝論云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蓋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此其大較也然尙有不止此者今文古文各

有一字兩作者如職爲今文載爲古文而又云今文職或作植纁爲古文璪爲今文而又云古文纁或作藻且有不
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始當時行用更有別本斯可
謂博稽廣攬者矣典籍流傳字多通借周禮故書禮記他
本論語異讀凡皆審定聲義務存折衷此經之注亦同斯
旨竄其略例蓋有數端有必用其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
從無不從廡從盥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卽用其借字者取
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臚不從噏之類是也有務以
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行之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
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

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飲鄉射特性少牢諸篇是
也有互見而竝存者可參觀而得其義士昏從古文作枋
少牢從今文作柄之類是也至於句字多寡語助有無參
酌異同靡不悉記疏家視爲物略眇有發明不知當日禮
堂寫定隻字之去取義例存焉闕意眇旨有關於經者實
夥曩治禮經竊見及此遂取注中疊出之字竝讀如讀爲
當爲各條排比梳櫛考其訓詁明其假借參稽羣經旁采
眾說一一疏通而證明之他如喪服傳注或彌縫傳文或
駁正舊讀雖無關今古文而考義定辭致爲審覈亦爲引
申端緒附箸於篇仍其次第都爲十七凡皆墨守鄭學豈

厥指歸漸爲治此經者撮壤涓流之裨助云爾昔道光五
年青龍乙酉四月旣望自識于求是草堂

小爾雅疏證序

小爾雅一卷見於漢藝文隋經籍志者孔鮒之本李軌之解已不可復見今所傳者具載於孔叢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偽而并偽之戴氏東原謂是後人皮傳撮拾而成者非古小學遺書也以予考之漢以後傳注家徵引此書者王肅之說見於詩禮正義杜預之注左傳訓詁多與之合至酈注水經始明箸書名其後陸氏釋文孔賈經疏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李善文選注徵用尤夥持較今本則皆燦然具在其逸者不過數條則安知非偽造孔叢子者勦取入之而諸儒所見之本固猶無恙邪若戴氏所疑則

亦有說如云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以爲正鵠無辨案
二尺曰正見毛詩傳至賓射射正大射射鵠經無明文注
疏家自生區別耳正與鵠安知不共在一侯乎況鄭眾馬
融亦皆云二尺曰正此必有所受之矣四尺謂之仞與諸
儒八尺曰仞異案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此文
當有脫佚蓋人伸兩臂以度則爲尋八尺半之則爲仞四
尺說文仞伸臂者謂伸一臂也若以仞爲伸兩臂則下文
何不卽曰一仞八尺而必曰一尋八尺乎況鄭注儀禮七
尺曰仞應劭漢書注又以五尺六寸爲仞古量度之法容
有數科不足怪也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諸左傳釜

二有半謂之斂合於儀禮其下云斂二有半謂之缶缶二
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戴氏疑此乃晏子所謂陳
氏之新量者不知此文之有衍有脫耳太平御覽引小爾
雅正作斂二謂之缶缶二謂之鐘鐘二有半謂之秉秉十
六斛蓋傳寫者以有半二字誤衍於上而脫於下不然卽
令掇拾而成亦何至兩法雜施自相刺謬若是乎戴氏又
云倍舉曰鈞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鈞重六兩是也不稽古
訓故目之曰俗儒云爾案周官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云
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周本紀亦作率徐
廣曰率卽鈞也據
此知六兩爲鈞本尙書今文家說賈逵習古文者所云俗

儒猶言今儒非雅俗之謂也

書酒誥成王若曰釋文引馬融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

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書疏引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是馬所云俗儒者指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與此

正同 書釋文引徐邈云鍤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考尙書大

傳云一鍤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鐵也歿舉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此注明從六兩爲鍤之說鄭注尙書雖亾陸元朗猶及見之故釋文云然不必盡如考工記注用說文鍤重六兩大半兩之解也凡戴氏所難皆無可疑者其他訓詁名物爲爾雅所未備而有補於經義者尙多予曩時晤陽湖洪北江先生曾屬爲一書疏通而證明之譚君正治北江弟子也亦爲是學今出所箸疏證示予其中訂正

訛闕挾剔疑滯具有條理是能得北江先生小學之傳者
予故取曩所以釋戴氏之所疑者序而歸之

小爾雅義證自序

小爾雅者爾雅之羽翼六藝之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與爾雅並入孝經家揚子雲張稚讓劉彥和之倫皆以爾雅爲孔門所記以釋六藝之文者然則小爾雅猶是矣漢儒訓詁多本爾雅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往往有與小爾雅合者特以不著書名後人疑其未經援及然如說文所引爾雅之處則固明明在小爾雅矣其中如金烏之解公孫之偁請命之禮屬婦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沿及魏晉援據益彰李軌作解今雖不存而所注法言曼無邵美卽用雅訓是固足以名其學矣唐以後人取爲孔叢

子第十一篇世遂以孔叢之偽而并偽之而鄭氏之注水經李氏之注文選陸氏之音義孔賈之義疏小司馬之注史釋元應之譯經其所徵引核之今本粲然具存此可見孔叢本多刺取古籍而所取之小爾雅猶係完書未必多所竄亂也曩見東原戴氏橫施駁難僅有四科予既援引古義一一辨釋因復原本雅故區別條流又采輯經疏選注等所引通爲義證略存舊帙之仿佛閒執後儒之訾議將有涉乎此者庶其取焉昔道光丁亥五月朔日

四書管窺序

治經之法義理非訓詁則不明訓詁非義理則不當二者
實相資而不可偏廢自有謂漢學詳於訓詁宋學晰於義
理者遂若判爲兩途而於是講訓詁者拘於墟談義理者
奮其肫沿流而失源驚末而忘本黨同伐異入主出奴護
前爭勝之習興幾至以門戶禍經術而橫流不知其所紀
極吾則謂治經無訓詁義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爲學
亦無漢宋之分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漢儒之是之多者
鄭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朱子其最也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之傳爲四書自宋淳熙始朱子之章句

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其用功深取裁者廣故其是者較諸儒爲多亦較其所著他書爲多卽如論語首章學效也之訓本於書大傳習鳥數飛之訓本於說文中庸戒慎乎其所以不睹四句實采用鄭注禮記之意雖有其位一節則并全取其文此其爲訓詁爲義理皆確乎其不可易犁然其有當乎人之心者矣趙錫鷺在年少力學所著四書管窺其訓釋字義仿於陳北溪其發明章句集注多融會全書彼此互證得古人以經解經之法而其言皆明易簡括無講章家支離糾繞之弊誠由是而進焉博求訓詁而審擇其是則於古人之微言大義必更有所得者豈惟四書

充之以治諸經皆是法也驚在勉乎哉

王隱晉書輯本序

王處叔當中朝喪亂之後江左元風競扇而獨勤勤以國史爲念可謂有志之士故自陸機三紀束皙十志當時已亾其以晉人記晉事者必以處叔書爲乘韋焉本傳稱虞預亦謾晉書數訪於隱并竊寫所箸書則嗣後孫安國于令升諸人之書必皆據爲藁本史通謂王書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而裴注三國魏志引晉陽秋語正與之同可概見矣自唐人重修晉史十八家舊本竝就湮沒後人每深惜之卽如馬敦立功孤城歿于非罪房元齡等不爲立傳惟文選注引王書有追贈敦牙門將軍詔蓋必已

爲立傳故臧榮緒書本之此其卓卓有關係者若何楨許
詢不過文雅之士劉子元謂王氏遺而不編以爲網漏吞
舟過矣至陶長沙折翼化鶴之事處叔雖曾載之在當時
必實有此傳聞然亦不過以爲貴徵未必遂誣其覬覦非
望觀其載長沙臨終遺表竝未嘗沒其忠義之實宋陳瑩
中謂庾元規以筆札啗處叔故與杜延業共爲此語以謗
陶公不幾與受金索米同其景響乎余前年從事晉史輒
欲網羅十八家遺文軼事放裴注三國之例用以參伍異
同考鏡得失人事牽牽未遑卒業今張君阮林有按輯漢
晉逸史之役手寫王書各條旣成出以示余余讀之歎其

援據該備條貫明晰其用力之博且勤勝余倍蓰而以余有同志命爲之序余向讀經訓堂所刻晉書地道記病其多所漏略卽如詩正義引河東郡垣縣有召亭此春秋時召公采邑可以補杜注左傳之闕書正義引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見周文武葬處不在咸陽可以正樂史宋敏求之誤至索隱注史表多引地道記雖不足以證漢封要自可以考晉制如蒯城之屬北地厥次之屬平原皆與今晉書地理志異至滎陽有令縣則今晉書并無其名不僅如畢尚書所云吳興有陽羨安國作安樂爲足訂今晉書傳寫之脫譌已也阮林於畢書亦有所是正余因略拾所遺

序而歸之他日諸家書鈔撮皆畢更樂觀其成也

晉宋書故序

培輦按郝蘭皋農部名懿行著晉宋書故又著有宋瑣語補宋書刑法志食貨

志此篇蓋其總序也

沈休文宋書七志頗爲詳贍蓋江左制度多沿魏晉尋波討原不特足補陳承祚國志之闕竝足以訂唐修晉書之譌惟是孟堅舊例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采孟軻之語用裁食貨而休文於此二者獨付闕如夫宋氏元嘉之政號爲小康其後魏騎南侵財力日耗至於滎陽蒼梧殘民以逞法制之壞抑又甚焉休文不此之志而鋪陳符瑞累牘連篇可謂慎矣吾友蘭皋農部眷疴餘暇緝成二篇雖取裁不出本書而鉤稽聯貫井井有條綜其損益尋省瞭然

誠足爲讀史者之助又以沈書文人之筆詞采可觀乃爲
標舉風格褰剝藻華成璣語若干卷夫二志則錢文子補
漢兵志之流璣語又余仲信南北史世說之類也承珙不
敢猥與校字之役刻旣成因述其梗概如此

邵氏續修家譜序

邵氏出於姬姓與召爲同族穀梁所謂燕周之分子也元和姓纂云信臣之後青州刺史邵休其先避事加邑爲邵氏唐有汝南安陽二望宋邵子文聞見前錄述其父康節先生與丹陽之邵必不疑敘宗盟伯溫又與蜀之邵充宇美孺者中外論親故有河南丹陽成都之邵然自宋以前其世系分合斷續有不可悉明者卽如後漢書召馴傳云曾祖信臣而鄭樵通志略乃云信臣生馴則其他可知已故近世修譜者自當以闕所不知無冒無濫爲正吾郡太平縣邵氏明初由石埭遷縣之淳村爲康節先生後裔由

康節而溯之至宋初有諱令進者以後世次皆歷歷可紀
淳村之譜修于康熙壬午今百有二十餘年矣其族愈繇
人文愈盛將續有事於譜而來問序於余余謂宗法亾而
譜牒興官牒廢而家譜盛歐蘇以後譜法益備士大夫家
自爲之非惟以奠世系辨昭穆卽所以敬宗收族使人油
然生其孝弟之心者胥於是乎在太平本唐天寶間析吾
涇所置麻潭龍門閒吾宗人居焉嘉慶戊辰嘗一至其地
見其山川奧秀風尙樸淳心竊愛之今觀邵氏之譜其所
述略例於生卒葬埋昏殤遷徙之類條理秩然法綦善矣
而其意尙有不止此者君家子文稱其上世范陽以忠直

篤實讀書謹禮爲家法吾願邵氏恪守此言父告兄勉以
無忘彝訓本其山川風俗之美措爲惇睦謹信之規知其
後必有勃興而未艾者斯譜之續方且傳之于無窮也故
不辭而樂爲序之

施氏宗譜序

嘉慶四年余居髮里門友人有貽余施處士墓銘者緜邑趙氏治圃得此碑石泐甚諦視之有云施君諱昭字昭曾祖獻祖言由吳興遷涇川中更天寶之亂以元和四年卒有一子一女莽于涇之南坡其文可識者如此而已

培鞏按此

碑詳載趙琴士金石續鈔

然因此知吾涇之有施氏由來舊矣今涇之

白塔楊柳琴溪豐源葛山陶冶閭山諸處皆施氏其繁衍於邑稱箸姓而皆以鰕坑爲本貫鰕坑者其始祖質齋公之所居也茲葛山上舍允彥豐源文學廷桂有合修宗譜之舉而索序於余且以世系節略相示余閱之知質齋公

在李唐之季今奉以爲始祖蓋譜學惟六朝及唐人最詳故施士丐以吳人而昌黎爲之墓銘能歷溯其先爲魯大夫爲孔門弟子爲漢博士太尉竝及朱然父子之本爲施氏者唐後經五代兵燹圖譜散亾士大夫已不能悉其宗派所自至有誣託前修妄援貴胄爲通人所譏施氏之譜惟滌源唐末不復追稱其前如所謂施處士者已在疑則闕之之例蓋其慎也然而慎於前者又能詳於後質齋公之裔不獨吾涇也其徙居宛陵春穀姑孰烏江者幾徧大江南北舊譜修于康熙閒共十八派今復萃十七派重修之昭穆分合并然有條地曄而情聯世邈而誼摯以視今

人數傳之後輒茫然若行路不相識者相去爲何如矣余
既重其惇宗收族足動人油然而孝弟之心又嘉其譜法之
詳略得宜足以爲後式也因樂爲序之若其人文代嬪卽
在吾涇者已彬彬稱盛則有家琴川太守宣城梅爾止中
丞諸舊序詳言之不復贅云

至語要錄名賢約錄序

萃古人嘉言懿行以成一書者莫如韓詩外傳及說苑新
序爲最古其時書始萌芽諸子百家稍出韓太傅劉中壘
采而編之雖或彼此複互時有牴牾而大旨歸於繕性飭
躬範世勵俗故流傳至今殊可寶貴唐宋以還編輯益夥
雖所得有淺深所采亦有醇駁而要以明法戒備勸懲有
關世道人心固愈於連篇累牘爲支離曼衍之辭以驚愚
炫俗者多矣往余在京師與董小榼編修商訂叢山人譜
及官閩中爲葉健菴中丞序所作諭俗文等編歸田以來
自省寡過未能又目覩鄉閭風氣日薄漸不如前亦思集

所聞見爲一書以教子孫而卒卒未暇趙君馨齋爲先兄
女夫其家仍世長者閨門肅雍馨齋爲人醇和而有守讀
書不事聲悅而好瀏覽古籍斬大裨於身心久之乃取古
聖賢言行之平易切實者爲至語要錄名賢約錄二編而
問序於余或以所采未廣又閒廁彼教因果之說爲疑余
則謂馨齋之爲是錄也有二善焉一以自警一以醒世夫
自警則語不在多惟其要如賈黯得不欺二字於范文正
公司馬溫公教劉器之自不妄語始是已醒世則宜有以
感發其天良而怵之以可畏故雖因果報應儒者不言而
矧愚訂頑自不可廢然則馨齋所錄皆布帛菽粟之文有

龜鑑藥石之用不違乎古人而有益於今人尙何疑於其
采擇之未能醇且備哉

關貞集序

風人之旨忠孝爲大綱其次則莫如貞節鄘風之柏舟毛詩序以爲共姜所自作千載下猶令人讀而哀之劉向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狄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蓀畢第立請願同庖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此蓋魯詩之說雖與毛異亦必有所受之夫共姜誠節婦而衛夫人則猶然貞女也然而兩柏舟聖人竝取之者亦可以見其無殊義矣侍講朱君蘭坡母注宜人幼許字崑山先生未昏而寡矢

志不貳躬紡績養舅姑十年始以從子爲崑山先生嗣卽
蘭坡也宜人撫之如已出日夕勤篤以養以教俾至於成
人及蘭坡貴陳情得

旌又受

封如令典遂以其事徧徵士大夫爲歌詩以揚之積歲成
帙授之梓名曰闕貞夫貞者正也苟其得正雖賢知之過
猶足以不朽況實未嘗過邪古來忠臣孝子大抵士大夫
習詩書禮義者之所能然已不少概見況以鄉閭一弱女
子無保傅之助宮室之教獨毅然一斷于內不以歲月艱
苦易其志當其一意孤行其於能存不能存有子無子與

子之成立與否皆所不計而其勞身忍性銜悲茹苦白青
年以至白首必有非他人所能知其一二者烏摩天地閒
可歌可泣之事孰有逾於此者邪然則宐人之志雖

旌典尚非其始願之所存又何假於詩而其堅貞淬厲精
神不可磨滅轉有足以爲詩重者集中諸作多有合於風
人之義續有投贈者將以時編次焉是集也其不與彤管
之光竝燁也乎

消寒詩社圖序

嘉慶十有九年之冬董琴南編修始約同人爲消寒詩社
閒旬日一集集必有詩嗣是歲率舉行或春秋佳日或長
夏無事亦相與命儔嘯侶陶詠終夕不獨消寒也尊酒流
連談噱閒作時復商榷古今上下其議論足以祛疑蔽而
泯異同不獨詩也然而必曰消寒詩社者不忘所自始也
歲月積久會者滋多而得詩亦愈富黃霽青編修將衰而
輯之都爲一編而先爲圖以紀其事且命余爲之序夫吾
人繫官於

朝又多文學侍從之職非有簿書期會卒卒無少暇而得

以其餘從事於文酒唱酬之樂斯足翫矣然而數年之間會中之人或以使出或以假歸或以憂去者已不克常聚而卽望衡對宇朔別晦期咫尺之違一宿之約每至燭上會會停杯以竚尙有牽率他故而不能至者此可見人事之錯迕離合之不常而行樂之不可不及時也由是思之不又有足慨者乎霽青以爲會中之人終必有散而惟圖可以聚之卽圖亦未必不毀而惟文可以存之顧余文恐不足當此而必以相屬者則以數年來惟余足跡未出國門每歲輒與于會每會則多在座以爲常蓋尤悉其原委焉烏可不識是會也始於甲戌之冬圖成于己卯夏自琴

南齋青暨余外先後與會者則有周肯濂觀察陳石士劉
芙初謝向亭三編修朱蘭坡侍講陶雲汀給事梁蔭林儀
部錢衍石農部吳蘭雪李蘭卿兩舍人也

憶初爲此序時在己卯六月陶雲汀前輩已補授川東
道尙未出都以溯敘入社之始故仍以給事署銜未幾
而齋青編修亦出爲廣信太守至歲暮而承珙復以分
巡延建邵道行矣半載之中去者三人他日諸君子媿
集羣雅騷壇之盛未必不勝于往日而低徊舊雨感慨
停雲天上人間渺不可接得無有言之默然者乎蔭林
前輩出素箴命書前序因復識數語以當留別

立經堂詩鈔序

玉鑊不欲以詩鳴者也故雖總角與予學爲詩予心知其難而玉鑊易言之蓋其年少氣盛志於學之涂甚奮以爲詩其餘事耳然其詩機趣橫溢清氣流行已卓然能自拔於俗嗣後出游燕齊吳楚閒與當世名流馳騁壇坫而詩日益進閒與予郵笥往來每言及詩輒舉東坡所云此伎雖才高然非久習不能工者以爲至言予應之曰昔人謂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者此第詩中有此興象耳若學詩則必如所謂七級浮屠甃甃磚石皆從平地累起者而後可學問之道知其難則易者將至子雖不徒以詩鳴然於

詩思過半矣及通籍後由庶常改令山左旋罷歸與予相見里中昕夕過從相與劇談古今詩人源流遷變所由及其淺深得失之處嘗慨然於風雅之道作者迭興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其難也若此閒促其出全蒙共賞則又蹙然曰生平作詩雖多然求其比興微婉事辭精切題目佳境不可刊置者蓋戛戛乎難之此其中歲後見愈超心愈下將更陶汰蘊釀鎔鑄變化而後出之而未幾以疾暴卒夫以玉鑊之才與其志始欲奮於功名繼欲以文章經術著乃所遭偃蹇仕宦不遂所著書亦未遑卒業徒以其生平窮通得喪哀樂欣戚之感一寓於詩良可悲矣歿後其姪

小山子餐仙出篋中稿見示則點竄塗乙叢亂不可卒讀
予既抱莊生郢人之歎又念敬禮定文之言遂爲審定抉
擇取其尤者鈔爲四卷授其家梓行之因并述吾兩人疇
昔論詩之旨綴於簡端使讀玉鍊詩者知其抒寫性靈標
舉興會視若對客迅揮而實由於閉門苦索者庶毋易視
此編爲也

凌九公文稿後序

吾族自先高祖參議公以名進士起家數歷中外從祖世父給事公繼之嗣後以文章取科第者踵相接而每言先正風範必以給事公爲法承珙生晚不及見給事公僅從族長者聞公軼事稍長讀公文乃知公於經史根柢得之桐城方望溪侍郎竝受古文義法以其餘發爲制藝亦有大異乎人人之所爲者洎承珙官京師竊聞公由翰林出宰陝西之興平十年行取入都時垂囊蕭然隻身寓邑邸游陞科道每朝會輒徒步入正陽門歸則坐一室閉戶下簾邸中人過其牖下者惟聞度紙聲颯然而已此其靜

穆高潔當時固以爲難而在今日尤渺不可睹識者以爲其文章如其爲人豈不信哉先是公制藝已鋟版其家不戒於火并他著述之未刻者皆付煨燼公第五孫先守年八十矣將謀復梓以貧無力欲減去三之一而屬承瑛爲識其緣起余旣悲先守之意重念夫昔之人竭其精力從事文辭間所存僅此而尙不免意外之厄幾幾乎若滅若沒過此以往將使後生小子欲求高曾之規矩而已不可得此所以執筆歔歔而不能自禁也

查敷五遺文序

余年甫成童卽以試事出與同邑諸君子游其中年長於
余有品而能文者心識之得數人焉查君敷五其一也查
君爲人性忱爽善持論顧重然諾不苟取與其爲文修潔
一如其爲人每學使試輒高等獨省試屢調於有司不獲
售君好言星命之學嘗於宛陵白下廡舍見同輩校藝罷
多就君決科第得失君亦娓娓樂道不少倦余時年少氣
盛素不信日者言以爲科第昧乎其所業耳命何與焉故
雖雅知君而未嘗與言及此及壯而游四方久居京師見
當世之取科第者其所業初未嘗有以大異乎人然往往

飛騰連邁不可紀極而曩所識諸君子多槁項黃馘窮老
盡氣而終不得一當卽余之所識者而推之所不識者不
知其幾卽一邑而推之天下又不知其幾矣然後歎窮通
得喪之故雖不可知而當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也
夫道光甲申余以病得告自海外歸里蓋去鄉二十餘年
矣諸君者皆賫志以歿而君亦以是年冬物故今夏其令
子仙舫輯君制藝若干首介其家瑤圃大令寄示余而乞
爲之序其文理達氣鬯旣明且清非故爲枯淡詘屈以戾
乎時亦不苟爲穠纖詭靡以合於俗是固可與命爭而卒
不勝抑又聞君以明經屢攝太湖潁上諸邑司訓課士賑

民條敦備具亦稍稍展抒其所學以有裨於人然則君惟
知命乃能安命而其爲文與爲人則有不隨命爲轉移者
遇雖終窮又何遺憾焉

朱咸中時藝遺藁序

文章之興莫近於八比始元延祐盛于明之中葉

國家用以取士爲祿利之路士童而習之父兄之督責師友之講貫皆在於是然而爲之有工有不工何也八比雖異于古文辭亦所以使人自抒其所得其有所得則工其無所得者不能工也淵渟則浸廣根蟠則蔭赫世未有促源而濬流纖本而巨末者也朱生咸中弱冠從余遊旣補博士弟子員益溺苦于學自諸經傳注彙及史漢百家宏旨奧詞手披口唵兼收而竝蓄之如工之聚材賈之陳肆旣該且美而一用之于八比其用之也乃鍊乃鑠于辟萬

灌故其文英偉瑰特光氣騰上澤于古而不戾于今貌戍
削若不勝衣而心精力果勇兼數人誦讀至夜分不輟天
未明已披衣坐牖下余嘗謂其秉質之美用力之勤試使
搦管爲古文辭亦必工且使潛心箸述以之成一家言不
難顧以方志進取未暇也然卽其所已工者固已可掇巍
科取高第速飛以去乃屢試於鄉不售及售矣復以微疵
中副車用是鬱鬱踰年以瘵疾歿夫猶是八比也爲之而
有工有不工者才也爲之而不工而售命也爲之而工而
不售亦命也爲之而工而不售而遽歿又命之無可如何
者也余惜其工而不售曾不如聚材之工陳肆之賈之可

以操券致也且重惜其年之不永所工之僅在乎此也然而昆侖之流未及百里而伏豫章之木未及七年而折而其可以歸墟之勢陵霄之姿固不必泝游而後知循榦而後見也以視夫童而習之無得於實而轉有得於名者又何如邪今生叔春谷孝廉哀其遺文得若干首將梓而存之披閱之下猶憶昔者寒燈空館呶唔相對時序之輒不禁悄然而悲也

董母吳太宜人六十壽序

往歲辛酉承琪舉於鄉發源董氏從父舅弟同舉者三人而桺江爲最少次年計偕至都又因桺江識其胞兄小檀相過從甚懽竊歎其兄弟之所學與其爲人其篤雅有過人者是歲桺江成進士入詞館又三年乙丑承琪復同小檀成進士改庶吉士秋八月同以假歸舟車之暇敘述家世乃始恍然于其兄弟之力學行義所以大過人者則皆得于其繼母吳太宜人之教爲多也太宜人人生而端淑年二十二歸于董未再期而喪所天時前母遺三子一女小檀最長年甫十有一其少者才六歲耳太宜人矢志撫孤

雖有怵之不爲動攜諸子女依舅姑以居其事舅姑一如
其在室時事父母能委曲承朝夕歡其撫恤諸孤不翅過
于所生而至于督勵之則又未嘗以嫌疑之間有纖芥之
避迄于今不惟子女婚嫁已畢而且名成行立小檀栒江
皆連掇科第其季弟亦有聲鬢序閒太宜人旣以節得
旌又以子貴受

封如令典人之見之者以爲榮矣而不知數十年前夫
子幼子又非其所出而以身兼養與教成毀尙未可卜
恩怨皆難以自明而卒殫心瘁力終始如一以遂其志者
其所處之危疑艱苦爲何如也承珙嘗學禮矣經曰繼母

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雖然
準以配父之義繫以有母之名此先王所以教爲子者則
然而爲母者苟情之不屬雖名義徒虛糜耳故如珠崖之
義母梓潼之季姜往籍且不易覲況近世乎吾鄉風俗淳
厚士大夫家於假繼之閒頗不至賊恩傷義如顏氏家訓
之所譏然求如太宜人之劬勞鞠育內外無閒言亦豈可
多得哉小植官京師十年歲俸外惟恃館穀奉甘旨常以
無力不獲迎養又屢奉太宜人書不令歸省爲歎今年八
月太宜人六十壽辰欲爲文表揚母德而猥以相屬承琪
文雖無似然由識小植兄弟之賢益以知太宜人德而

更樂得而祝太宜人之壽非獨爲董氏慶蓋將書之以爲
州里矜式也祝頌之辭云乎哉

誥封奉直大夫江樸亭封翁七十壽序

道光丙戌旌德有績修邑志之舉王明府桺樵延予主其事同局江君馥堂暇日邀予過其家因識其尊人樸亭封翁藹言晬容望而知爲有德人也江於旌爲甲族封翁又其族之魁艾長者其所居在縣治西五六十里山水明瑟風氣樸淳其族中祠屋宏壯儲峙豐盈耕者力於田讀者奮於學生者有所養歿者有所藏經畫措置大抵封翁之力爲多而予所最心臆者獨以其平糶一事爲尤盛道光甲申吾鄉久雨澇甚農田不登穀價翔湧翁率其從子首捐白金二千兩買米平糶其周親貧乏者輒出倉粟散給

三閱月於是疏戚皆賴以濟嘗謂當今承平歲久生齒日
繁偶遇偏災

朝廷亟行蠲賑深仁厚澤之外尙賴鄉閭士君子好善樂
施有以助所不逮故予於續修旌志時與同事諸君定議
蠲賑一門舉凡邑人施粟平糶諸義舉詳悉登載以勸來
者而翁之好行其德乃益昭灼人耳目閒昔富鄭公奉使
虜廷力爭歲幣論者謂其有安社稷功而公每不欲言之
惟自述其在青州時設法救荒活流民數十萬人以爲足
當二十四考中書令夫當官而行猶藉國帑以行其惠而
鄉人士之自出已貲以急病而卹災者可不謂盛德矣乎

今年夏馥堂書來言翁以十月八日七十誕辰索子文爲稱觴佐子謂翁之孝於親友於兄惠於戚黨其見於吾邑趙肖岩舍人所爲記序者甚備而予又因修志之役得以識其人而稔其行事其植嫩馳慶固有寢昌寢熾而未艾者而卽目前以論翁有丈夫子八人皆游庠序入成均孫曾繞膝雍穆名堂予所見者玉樹芝蘭扶翹競秀後漢書載潁川荀淑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有子八人竝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至改其所居西豪里爲高陽里以旌之由今準古吾知翁之子若孫必有蔚然振興者翁且頤神養和臻於上壽以目覩夫爲善之報

也將於吾文券之矣頌禱之詞云乎哉